

四家四六

四



守

賀知泉州真侍郎

臞軒



漢號宸庭申符佛國昔歸無南物雞碑猶植於虛  
堂今起自西山馬跡亦諳於舊路波神起舞岳后  
前駘况叨材館之知敢後賀床之敬竊觀壁記歷  
攷藩侯前二百年名世僅兩三公而止後五十輩  
何人稱二千石之良惟梅溪之王公與括蒼之倪  
老時賞洛陽之勝不忝前修日凝安靜之香了無  
愧色然皆一至孰是再來某官自許臯稷忠嘉不  
下漢唐人物班居豹尾正當日月獻納之初諫犯  
龍顏力扶天地綱常之義上亦和顏而受人皆側  
目而旁鴻冥冥而高飛大噓噓而猶吠夷狄每問  
潞公之年貌兒童且識君實之姓名公是公非人  
心秉彝之不泯一出一處吾國元氣之所關逃名  
而名益歸道世而世莫揜彼譖人者尚何面於班  
行歸我公兮實傾心於朝野險夷一節首尾八年  
幸天日之開明鼓風雷而出令即家起廢領郡仍  
前民欣吾父之來裹糧以迓士喜我師之至動色  
相誇蠻賈抃於海濱饁婦歌於南畝戶持牛酒巷  
擁旌旗此皆心悅誠服之自然難以勢迫威駘而

至此但觀近日大異曩時當焚山竭澤之餘有剗肉醫瘡之嘆民亦勞止天甚愛之乃會聚於德星以照臨於紫帽東巖攝郡斷無孟水之規南舶建臺不受貪泉之汙痼疾雖可以暫起生意未易以遽回蓋自軍興至于事定用度廣而廩無儲蓄楮幣輕而地無流錢吏胥肆弊之無窮兵卒索餉之已甚用平平之策必難左支而右吾下急急之符或議先寬而後猛惟中和可以爲政惟誠實可以感人是亦不謂之難抑猶有大於此世道日溢時事鼎來近聞邊頭屢馳露布知制勝未知持勝易納降未易處降安保今日飢鷹之來歸不如向者猛獸之反噬金亡可待達勢方張我弱而何以制人內輕而何以服外要知國本實係人才大厦非一木之能支危樑豈一着之可活如將大用其何罄諸葛之血誠殆恐不然反有類龜山之晚節此又其千慮之過不止爲一州而言某愚不可言慙常妄發中宵憂國蓋不勝嫠婦之情指日趨隅庶盡解門人之感望公如歲以日爲年

賀泉守李監丞

詔從琛節就領銅符上念大邦疇可代西清之後  
公當遴選依然頒南國之春福星不易其舍躔膏  
雨若私於潤澤敬裁吉語上徹賀床竊以九重親  
攬於政權一相兼總乎衆職咨爾羣牧必觀御屏  
上之姓名至如巨藩參攷夾袋中之人物載惟佛  
國尤簡帝心比當焚山竭澤之餘而有剜肉醫瘡  
之歎幸而天下真儒之報政繼以國子先生之于  
蕃召前杜後之歌謠播於道路蕭規曹隨之事業  
均此權輿恭惟某官氣質涵乎天和出處關於世  
運早負倫魁之譽詣遘司帝學之範模要路在前  
不屑入公孫之館斜飛補外肯來題仲舉之輿及  
爲陽司業教治之州大振周濂溪淵源之學亦旣  
奏最復此建臺視象牙蚌貝之珍與尾磔等約龍  
戶烏檣之至若符券然風標凜冰雪以自持心事  
質鬼神而無愧果徹瓌旒之聽即凝燕寢之香回  
觀半刺之舊游恍如昨日細攷清源之前比創見  
此除方元戎之命始頒而通國之人若失暨以名  
流而接武藹然和氣之如初龔黃以父母而臨民  
其心則一馬范如兄弟之議政特姓不同教條初

孚仁聲交暢峴來而穀自賤稱物惟平慳用而年  
不饑活人必衆行書循吏上上之考不忝後尹熙  
熙之稱惟是公道開明諸賢嚮用使元結得數輩  
民物其殆庶幾生李晟爲萬人社稷又將有託某  
受知最厚愛助尤深謂居上固戒於不寬而徒善  
亦難於爲政屬邑之縱胥吏大姓之侵細民軍卒  
橫而紀律不明保障弛而備禦不素去城五里白  
晝敢攫金而去之並海數家半夜有負舟而走者  
此非可以柔而獨理又必當克愛而用威非敢勸  
高明爲一切之謀蓋深恐衆庶玩習寬之政必按  
貪斯可言義必除暴所以爲仁豺狼去而良畜始  
蕃狼莠艾而嘉禾乃殖敢憑宏量僭獻愚忠惟善  
人受盡言諫辱詛襟之容納集衆思廣忠益願爲  
相業之栽培

通漳守鄭左司

綴班蓬觀稔聞尚書曳履之聲竊稍叢祠敢作刺  
史題輿之望偶叨恩而起閑散得帥屬以奉教條  
敬飭墨卿敢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  
杓昔在元樞不作漢唐之人物篤生令子克紹韓  
呂之世家方在盛年見稱偉器容與功名之會更

閱理義之多正色立朝舌底吐冰人之語一麾出  
守毫端宣澤物之仁柰西風之塵一高而東山之  
興莫遏著書平屋講學專門卷之而懷已並復齋  
之高躅充然有得誠如西山之薦章及聖化新琴  
瑟之調宜名勝應弓旌而起繇卽闡之雋武參樞  
掾之宏謨習明先朝之典章蕩滌累年之垢玩形  
之論建多所施行獻可有先見之明方爲時出龜  
山又不合而去正坐名高賢者進退之非輕世道  
汗隆之所繫比興思於側席亟有命以起家眷言  
清漳之名區宜有通儒之報政旌麾至止襦袴謫  
然崇教尚文振起紫陽之墜緒蠲租減賦舉行竹  
隱之寬條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朔黨洛黨之  
論橫起南軍北軍之變未銷此獨何時橫濟川之  
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徒有  
苦心本無甜舌齷拙既不容於紹定踈狂復見斥  
於端平耕具釣竿已分煙霞之痼疾筭筮泥軼何  
心風月之平分獨幸以邑子而事鄉尊况復以書  
生而師素宦必有訂頑砭愚之教以爲鍼膏起廢  
之方嘉與同僚欽奉循良之政令願言暇日拱聞  
經濟之緒餘

通甫守陳寺丞

丹詔翔鸞朱轡擁鹿北山先生之子肯此來游西  
都循吏之風于今復見敬裁吉牘往候前驅恭惟  
某官峻埤斗杓清凌冰柱風流醞藉源源家慶之  
圖行義文章籍籍古靈之裔一翁二季百代幾人  
趾美世科何啻摘髭之易丹傳名節得於交臂之  
間自爲小官已負遠略游邊甚勇辯慎居多事長  
以忠如子美佐西川之帥料兵至熟如柳渾知北  
狄之情凡驛奏而囊馳若燭視而龜卜遂膺迅召  
入綴周行人盡貪功倒受焦頭之賞公惟難進恥  
爲炙手之容不私謝於翹材甘卷懷於梓里娛親  
甚樂共爲一壺之游養志最榮豈在三牲之奉惟  
時訪落有詔起家甫爲吾閩斗大之州鄰于太丘  
星聚之里朝發暮至便省侍於庭闈目見耳聞况  
熟諳於風俗必能寬賦歛以蘇民瘼肅威令而戢  
吏媮化士習爲禮義廉耻之歸救寮屬以仁廉公  
勤之訓強豪是拔無愧任棠之規親故雖多不在  
蘇章之法此人望之所屬亦執事之優爲惟是國  
事日新善類星散大申公旣不可屈久積巖瞻小  
范老合即召還上膺柄用伏念某晚竊一第中更



百罹不及榮親漫爾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雖嘗受知於賢士夫獨未從游於名父子方此需葵立之戍乃獲爲滕壤之氓惟是樣不入時宦又無譜所恃以氣類而進庶幾蒙特達之知竹馬前迎同在稚羣驩呼之列鈴齋多暇願聞家庭經濟之方

通甫守楊監丞

螭陛疏榮麟符作屏先生有道義皇上尊爲園壁之師太守爲誰廬陵翁來作方壺之主敬裁吉禮晉徹賀床恭惟某官一代宗儒兩朝壽雋忠襄公之名節家笏猶存誠齋老之典刑心燈不燼以喬木參天之族有靈芝瑞世之賢每容與於功名多更闕乎理義五溪出宰見稱空金之生魚二筮來歸惟有隻琴之伴鶴人方以苞苴而博官職我獨以清白而遺子孫不由介紹以立朝惟以精忠而許國晉司郎院何憂九虎之守關復董膠庠遄感三鱣之薦瑞步武駸駸於緊地議論落落乎權門愛老圃之晚香儼靈光之獨在惟莆爲鄒魯之國而守必龔黃其人弄印一暮出綸凡再以老成而膺任知委注之非輕得千里則活千里之民乃公

本志寬一分而受一分之賜亦衆共期靡待旬浹之間即播循良之最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行且有詔直一柱於明堂伏念某樣不入時動而忤世昔爲熱屬入芙蓉幕以不容今效冷官對首宿盤而何味竦聞開府喜遂受屢顧鞅掌於官箴尚臯遲於庭拜陽春有脚不徒喜觀政之新夜雪平腰亟欲展事親之敬

通興化范守

出綸閭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曾中時方倚重元結數百輩在天下民其少甦闖上日之匪遙企下風而起敬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月旦題評元方季方之行誼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文章講學徧諸老之參著書作千載之計屬權之當國紛競習之移人一世瀾趨相與染曹蜍之沫二難壁立斷不汙元規之塵紉蘭自馨食藥有味迨聖化已新調瑟而衆賢交起彈冠所挾者高尤難於進謂寧得小國寡民以行志不願爲枉尋直尺以留中惟莆稱詩書禮樂之邦久焉弄印以公爲忠信慈惠之長宜此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袴已歌來暮吏徂於政弱而垢玩民困於軍興之

誅求剝肉醫瘡甚矣羣生之寡遂酣歌常舞幾於  
一國之若狂所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爲一方疲疇  
之幸仁必有勇嚴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胥  
則家有左饋右粥之樂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  
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  
之柱於明堂某爲儒而迂入仕而拙愚戇旣見排  
於紹定踈狂復不合於端平竊祿祠庭已自分煙  
霞之疾贅丞鄰郡初何心風月之分惟平生於方  
冊以服膺乃一旦隸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砭愚  
之誨以爲鍼膏起廢之方嘉與斯民新沐循良之  
德化更祈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賀泉守劉倉部

疏渥綠綵分符紫帽昔自莆出牧嘆忠惠後之無  
人今闔郡驩聲喜文肅公之有子教條未布風采  
已新蒸惟某官胚胎前光負抱至美維時先正宜  
在一夔一禹之間篤生英賢不居三孔三曾之下  
公爲之長人美於門當巨 之 權致邪朋之炙  
手清標凜若耻金張許史之趨補外久焉藹召杜  
龔黃之譽暨當衆正路開之日猶守萬仞壁立之  
風一丘來歸六丁莫挽帝惟晉水號七聚之奧區

詔以郎星爲千里之保障靖惟此郡大異前時琴瑟必至於更絃旗幟方爲之改色惟是世途孔隘國事多艱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如有用我進一柱於明堂某少也竒孤仕而蹉跎既不容於紹定復見忌於端平罷官而歸稅駕于此聞旌麾之涖止戒徒御而少留山鬼挪揄室人交謫機會相值方將倚劉公爲長城氣味一同諒必見王粲而倒屣

代賀贛州聶侍郎

帝以近臣牧于巨屏昌言諤諤不能枉尋直尺以留中晚節堂堂徑請大纛高牙而補外善類愛其高舉衆人謂之左遷竊謂冥身侍從之間跬步疑丞之地皇皇患失比比苟同焉得受聖主之深知爲大臣之倚重乃不阿合惟知納忠方在先朝一䟽首排於稷鼠及逢新政丹心慨念於鼎龍憫士夫少難進易退之風歎廟堂乏翁受敷施之量獨立敢言而無懼旁觀相忌者居多謂與其枉道而留又孰若從吾所好見幾而作守千里則澤千里之民量力可行寬一分則爲一分之賜識者交賀壯哉此行恭惟某官義氣噓雲精忠貫日去國十

年而復入愛君一念之常堅際會風雲論思日月  
諸大夫之唯而舍之譎介若無朋一齊人之傳而  
楚之咻確然自信西風之塵已動東山之興愈濃  
請一壑以來歸縱六丁而莫挽惟今章貢比漢淮  
陽如公直臣真宋汲孺開藩閱歲載路興謠貪吏  
聞風或解印綬而先去姦民縮手爭賣刀劍而歸  
耕陰功隱德之甚多野史稗官之可紀惟是世途  
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行且入  
觀植一柱於明堂其一自違離兩更寒暑昔侍樽  
俎聆健論之風生及伏衡茅喜直聲之日出遠莫  
陪於賀厦倏已見於頌春恨無怒翼以奮飛姑託  
便鱗而問訊夢魂失險常屢過大江之西召節匪  
遙當敬迂脩門之外

倅

臞軒

與張倅

帝以碩望貳于名藩歛霄漢之武而分風月之光  
自謀則拙借山陰之彥而為嶽麓之重此地何榮  
令肅先庚驪騰旁午某官文章有作者風骨學問  
下聖處工夫眉山一門之弟兄相為師友曲江千  
載之闕閱有此雲仍奮身耻自於膏梁唾手巍收  
於科第在我者大而官無小所至皆清而人推高  
日甸為丞對槐松而有味錦江出宰裁桃李以成  
陰飛鳧鳥於日邊儼駕行於花底使其小貶立要  
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勇去屬  
有事於疆場肯分刺於邊城萬福立大威名長淮  
所恃以無恐東之當為公輔司馬豈得以再淹惟  
公於取名也甚廉而上將詳試而後召眷星沙為  
大會府開雲幕如小朝廷珥筆風成寮屬遲留而  
莫措題輿望重笑談關決於其間大而經營軍賦  
之籌小而控制峒蠻之略衆將觀政州賴提綱惟  
是國事日新善類星散暫為吾府數旬之屈即有  
自天異渥之放張姓而復其名父膺東注魏公之  
相有譜行繼登庸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為

有阿婆之養漫從舉子之游空臆盡言寫孤憤於  
彤墀之下轉喉觸諱輸三籌於鼎甲之前冬已迫  
於瓜期夏方趨於蓮幕及交龜篆而未久竦聆騶  
哄之鼎來儻矜臭味之同當賜悝懽之比庶逃瘵  
曠詎昧歸依事長必恭敢不若察父哲兄之在側  
進身有望或可稱門生故吏於異時因賀及私不  
寒而戰

與黃倅

帝以名流貳于巨屏壽星之地輝聯牛斗之墟明  
月之池源出蛟龍之井宜屈半刺來分清光某官  
天分高明家學淵遠流風醞藉遠熏山谷之香餘  
事文章近得竹坡之髓講聞官譜佩服教忠蓮幕  
參謀展也雪山之重花城出宰藹然棠蔭之留再  
入脩門已迫要路相君拍手欲留鳧鳥以居中執  
事掉頭願展驥足而補外惟蒸湘爲大都會開幕  
府如小朝廷珥筆風成寮屬含毫而不斷題輿望  
重發揮游刃而有餘大而經營軍賦之謀小而控  
制峒蠻之略衆將觀政州賴提綱惟是國事日新  
善類星散暫爲吾府數旬之屈即有自天異渥之  
放尚書中書之除行矣御屏之隔坐周公魯公之

拜歸歟衮繡之交輝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昔登  
奉常第曾出西清學士之門今者從事於復識東  
閣郎君之貴惟是書生方介之癖不學時樣嫵媚  
之粧全恃厦屋之悒悒俛苟庭闈之祿養未諧參  
拜已如門生舊吏之受知儻賜庇存是亦孝子仁  
人之錫類



倅

臞軒

通臨安顏倅

揚柳江頭早跋雲霄之華閱芙蓉幕下晚依風月  
之清光公如喜見於鄉人僕敢自附於邑子裁書  
寄鴈指日登龍恭惟某官峻埒斗標清凌冰柱有  
祖餘烈宛然棠笏之猶新讀父一經應是籛金之  
不羨早已結水蒼而綴朝列必欲書淡墨而續世  
科衆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籥文場蝸餌巨鱗肯  
上於銀鈎主司避出於一頭神人爲換其隆鼻直  
上宜薇階之侍斜飛亦蓬島之遊尚於京輦以監  
州見謂名流之借徑屏星漫爾不妨題別駕之輿  
台斗燦然重見曳尚書之履發揮遠業振起家聲  
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腆萬言一杯水少而空  
費於精神十步九太行壯也纔收於科第偶圓得  
鹿之夢免讀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  
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  
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  
未闋賴有偉人曲從鄉誼箴規之以藥其失提挈  
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  
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

通何倅

槐庭相種平分霽月於軟紅蓮幕陳人行挹清冰  
於瑤碧裁書寄鴈指日登龍恭惟某官千英萬俊  
之才名累相重侯之闕閱東以簪裳而不住力於  
翰墨以策勳衆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籥文場蝸  
餌巨鱗肯上於銀鈎主司避出於一頭神人爲換  
其隆鼻盍卽布雲霄之武乃肯浣州縣之塵笑談  
鳴偃室之絃霜凝牛刃慷慨辦太原之檄雪滿貂  
裘人皆慙通於要津公獨夷猶而緩步星屏一駕  
日甸增輝題別駕之輿卽蜚聲於紫禁寶甘棠之  
笏行出色於青氈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偶  
圓得鹿之夢獲脫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猶存與  
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  
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官  
譜之未閑賴昭代之偉人必垂情於同類箴規之  
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  
此心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

通陳倅

半刺位穹素負題輿之望廣文官冷曾無繫馬之  
階僕因邑子以通名公見鄉人而必喜共惟某官

喬木參天之闕閼靈芝瑞世之才名文惠家慶圖  
乃士夫之共慕夷簡宰相器爲伯父之見期率師  
友於家庭對聖賢於方冊學之優乃出而仕人之  
美有甚於門凡所設施孰不奇偉有劇縣譜江淮  
之草木知名真上幕賓閩粵之山川入白薦書載  
路風駕入京相君握手以願留執事掉頭而不顧  
爰眷刺桐之郡舊爲恭梓之鄉佩文監州容與篁  
筍之樂過家上冢輝煌畫錦之榮壺公改色以驩  
迎海圻興謠而載美以長才而展驥足以厚德而  
與麟宗報政未及於暮年奏最已優於一道行吟  
紫帽見稱別駕之風流入觀丹墀佇接文昌之步  
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  
之直校文列陛乃罹大聲疾呼之讒漫尋宗邸之  
文盟姑便家山之問信榻來倚席寒甚無氈幸先  
世之夤緣託年家之契好必蒙刮目母有遐心祇  
恐袞袞臺閣之登不容攀附所謂渠渠厦屋之庇  
正賴帡幪

與陳通判

有陳蕃之望以題輿公爲先達無王祥之才而別  
駕僕忝後塵敬飭赫蹠晉干禁几恭惟某官道探

聖曠氣涵天和盛年早擢於巍科夷步不趨於巧  
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其位雖卑而道則高橫槩  
籌邊人誦阮瑀陳琳之檄鳴琴宰縣民興魯恭卓  
茂之謠頃當 之匪人至以儒而爲戲多士赴五  
侯之筭炙手爭馳一賢卧百尺之樓掉頭不顧通  
閨籍幾於二紀了邑債復至十年及逢聖化之更  
新當並時賢而彙進猶甘補外廉取治中雖清漳  
之名區乃紫陽之舊治一城風月煩大手筆之平  
分千里毫倪賴半刺史之共理惟是世途隘甚人  
物眇然魯靈光之獨存方膺重望漢承明之趣入  
行展壯猶某徒有苦心素無媚骨戇直既不容於  
紹定踈狂復見斥於端平方縉相鶴之經不妨招  
隱偶玷誤蠅之筆俾贅爲丞以年則敢躡長者之  
先以位則宜從大夫之後當避席以謝不敏或樞  
衣以請未聞願言毋玉其音庸篤斷金之義既見  
君子則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曠日

屬幕

臞軒

與葉帥參

天府參謀久屈槐庭之英胄冰鄉晚出獲陪蓉沼  
之清游謂已入覲於昕庭不敢僭干於記府豈圖  
宿留猶及樞趨共惟某官文章奎壁之經天德望  
華嵩之鎮地維時英宰爲國蓋臣故笏猶存見者  
謂甘棠之舊世家好在依然有喬木之陰亶生聞  
孫克肖前烈自徘徊於州縣幾綿歷於歲時晚綴  
周行有光相闕使其少貶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  
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松到天而不屈蘭無  
人而亦芳故雖負四十年之才名又嘗任二千石  
之委寄甘贄碧油幢之畫諾小施素宦譜之緒餘  
人謂清時闡明堂之一柱公全晚節愛老圃之寒  
花然君相亦甚愛賢使老成未輕去國朝而解印  
暮即賜環伏念某家地單平性天矇瞽嘗吐危言  
而對策以訐見排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二  
載身依於綠水一朝望斷於白雲壯氣索然見謂  
如雞之已木親榮已矣何心有鹿之在焦需次忍  
貧賣文爲活幕府戍期之已及書生宦業之未閑  
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偉人在惟教載之以藥其

失而提撕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

交代趙帥幹

廣寒斫桂曾隨鴈序之飛幕府泛蓮復接鴛鷺之武榮幸有如於倚玉如盟敢叙於斷金恭惟某官仙種非凡天才有韻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歆向親傳難兄之弟難弟之兄毛原並秀東以簪裳而不住力於翰墨以策勲奏賦明光宮龍化桃花之浪迎婚丞相府鸞鳴桂樹之秋謂宜即據於德華胡乃久淹於婉畫樽前有此客如獲連城之珍幕府

既得公何啻九鼎之重排紛剝劇而刃不頓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寧積歲月以爲功耻與寒峻而爭進最書將上官業有光當路賞音交奏公車之牘要途闊步行分隔座之屏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自一第之入手積百憂之熏心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疇昔登光範之門冒昧擬帥垣之幕自愧頑金之躍冶亦玷陶鈞許隨玉潤之芳規遂成攀附惟是宦旣無譜樣不入時所賴告新之必忠庶幾仍舊而不改九霄騰踏未知肯顧於蟾蜍十駕驅馳亦欲勉追於

騏驥心旌所嚮筆舌莫殫

通趙帥幹

崇整忠定之子

歛衽槐庭之相種莫遂望塵綴負蓮幙之下僚行  
將受察禮莫嚴於事長書可後於通名共惟某官  
威鳳九苞瑞麟一角學傳歆向而得其髓文追賀  
白而拍其肩維昔上台爲國元氣展咸池洗日之  
手了不言功格列廟在天之靈固宜有子初露厥  
穎已雷其聲乃不汲汲問津於臺閣之登而肯翩  
翩斜飛於江湖之上排紛理劇而目不瞬飛書走  
檄而筆不停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春風杯  
酒嘯歌發嶽麓之奇時方多難公豈久外與其以  
一賢佐方面致吾帥於羊杜之間孰若以重望居  
專城使遠夷知韓范之至旋復登庸之衣鉢益光  
勲績於旂常伏念某少有書癡幾爲儒誤着鞭不  
早每憐髀肉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  
宦海方航於一葦面墻誰指於三隅賴有名勝之  
依歸出示誨書之一二併寬鞭策俾託帡幪仕大  
國而並英俊之游預知幸矣敬長官如在父兄之  
側願進教之

回韓帥機

陞華奎閣贊畫日畿歌韓奕之詩夙仰椒房之英  
胄識荊州之面獲陪蓮沼之清游展賀臯遲先施  
倒置共惟某官人清如玉德重於山闕闕芬芳冠  
向孟高曹之族才名卓犖追絳淮淙滇之章鉤章  
棘句之無塵精筆妙墨之有韻乃拘嫌而勇退不  
微寵以疾趨崇班已峻於木天疏榮三命盛美交  
馳於輦地增重十連坐摠婉婉之謀不出潭潭之  
府名實孚則人自服力量大則志可行世祿之家  
固異常人行膺內擢聖君所行便是故事何問例  
爲某之孤寒世所媿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鴈鷺之  
欺直氣填膺正恐犯螭豺之謗滿眼莫爲之道地  
知心惟有於老天樣不入時動而忤物所幸偉人  
之可倚時出官譜以見規均於大戊子以之官崇  
卑則異如以雌甲辰而軫念攀附良多

與葛撫屬

望紫樞之府早聆蘭砌之芬芳入碧油之幢晚竊  
蓮池之餘潤先辦赫蹠而告至將收縞帶以乞交  
共惟某官天分本高學力又到羊標如玉英精奪  
葵女之輝咳唾皆珠文采對天孫之巧維時宥府  
爲國重臣安石之薦謝元才能是舉呂相之知夷



陞華奎閣贊畫日畿歌韓奕之詩夙仰椒房之英  
胄識荊州之面獲陪蓮沼之清游展賀臯遲先施  
倒置共惟某官人清如玉德重於山闕闕芬芳冠  
向孟高曹之族才名卓犖追絳淮淙滇之章鉤章  
棘句之無塵精筆妙墨之有韻乃拘嫌而勇退不  
徵寵以疾趨崇班已峻於木天疏榮三命盛美交  
馳於輦地增重十連坐摠婉婉之謀不出潭潭之  
府名實孚則人自服力量大則志可行世祿之家  
固異常人行膺內擢聖君所行便是故事何問例  
爲某之孤寒世所姍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鴈鷺之  
欺直氣填膺正恐犯螭豺之謗滿眼莫爲之道地  
知心惟有於老天樣不入時動而忤物所幸偉人  
之可倚時出官譜以見規均於大戊子以之官崇  
卑則異如以雌甲辰而軫念攀附良多

與葛撫屬

望紫樞之府早聆蘭砌之芬芳入碧油之幢晚竊  
蓮池之餘潤先辦赫蹠而告至將收縞帶以乞交  
共惟某官天分本高學力又到幸標如玉英精奪  
婺女之輝咳唾皆珠文采對天孫之巧維時宥府  
爲國重臣安石之薦謝元才能是舉呂相之知夷

簡公輔相期不應露穎之初屑就司征之寄方禮  
樂詩書之帥妙東乃僚謂風流醞藉之賢宜賓之  
幕排紛劇劇而刃不頓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宜臺  
府之賞音羨家庭之有譜筦庫七十家之薦日即  
留中扶搖九萬里之搏風斯在下某居今以拙嗜  
古而窮黃甲同年半是雲霄之雋武青燈共夜依  
然山澤之癯儒百憂熏心一貧到骨葵丘之瓜已  
熟雖喜及期輦路之柳可攀自慚寡援所幸締年  
盟之未必不靳忠告之言專在如期喜遂一斑之  
觀含毫莫斷願求三昧之傳

回趙帳幹

天族東英霜臺贊畫蘭蔭衆芳之所在雅稱浮湘  
芙蓉八月之方酣驩迎入幕已辦慶箋而未貢敢  
圖謙櫝之先施共惟某官曾吞石渠舌瀉雲漢追  
河間於千載上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  
傳文章之正印日未東即收於上第斗以南莫載  
其英聲不汲汲問津於臺閣之登乃翩翩斜飛於  
江湖之上平章漕計清規照映於昭潭觴詠賓筵  
俊語增雄於岳麓臺府以之爲重僚屬賴其有師  
畫諾笑談暫此分木牛之寄功名迫逐歸歟待金

馬之班如某其人何用於世宦海方航於一葦面  
墻誰指於三隅聞公之來何啻似鄉人之喜覩我  
以善庶不爲吾黨之羞

通潘帳幹

星臺重望皎然連璧之相輝雲幕底僚甚矣獨竽  
之濫吹行澡身而受察預貢牘以通名共惟某官  
寶發儲精珠庭挺異蜚大聲於斗以南之地聞者  
驚霆收魏第於日未東之天易於拾芥游戲文章  
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斑人方憇通於要津公獨  
雍容於賓佐飛輓之無虛日晝婉婉者居多書檄  
之如飄風才恢恢而益辦以霹靂之敏手佐賢明  
之主人氣類胥感則霜降鍾鳴聲實相扶則珠明  
淵媚賓筵觴詠名章發岳麓之竒漕計平章清節  
映昭潭之底紛薦書其盈篋推英藪者載涂畫諾  
笑談暫此贄木牛之筭功名迫逐歸歟待金馬之  
班某門地伶俜性天嵒窳着鞭不早每憐髀肉之  
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於一  
葦面墻誰指於三隅惟憐其臭味之同而許以悁  
懣之託苟逃瘴曠詎昧依歸小巫之見大巫宜周  
章而失措先覺之於後覺願誘掖而來前

郡僚

臞軒

交代李察推

數江西人物之英公爲先達備湖南賓客之數僕  
在後塵成將迫於及瓜榮何深於御李某官筆補  
造化才妙天僊崔嵬喬木之家芳猷可挹璀璨甘  
棠之芴舊眷惟新人之美甚於門聲之絃稱其實  
贊寮大府見稱三語之工司獄園扉曾活萬人之  
命令詣赤霄而徑上甘爲綠水之遐征畫諾笑談  
一士增油幢之重婆娑觴詠千詩發嶽麓之奇羣  
焉交口於公車識者刮目於要路歸裝趣辦肯爲  
紅蓮幕之小留溫詔飛來行踵白玉堂之舊事伏  
念某少而殖學貧則賣文讀相牛之經分甘撥糲  
圓得鹿之夢謾綴簪纓父種方青而獲還母髮已  
白而待養若以苟祿仕則僅可漫不知幙下者謂  
何所賴告新之必忠庶幾仍舊而無改託雲仍自  
今日始篤風誼爲忘年交冒焉一來恃此無恐爭  
先覩鳳心馳客路之三千由後續貂力企前規之  
萬一

與趙僉判

詔以宗英長于藩幕湖南多賓客誰爲領袖之賢

汝陽真天人，亶稱紗籠之選。先聲甚偉，吾黨有休。某官德望端莊，器識宏遠，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少也巍收於科第，澹然無異於布韋。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耻。向平津而少駐，甘爲綠水之遐征。翠竹蒼梧，喚起幕府三十年之夢。木蘭秋菊，要歌離騷二十三之章。况軍國之務方殷，而九閭之文如積。衆方含毫而莫斷，公定凝刃而不留。非惟使寮屬知溫石之高，且將致吾帥於羊杜之上。潭府甚淳古，暫煩婉畫之長。朝廷半老成，即聽召歸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謂於百瘡，僅收末效。官海方航於一葦，未識前津。廩乎來日之猶長，幸甚元寮之易事。訂金不吝，全璧可期。異姓視同姓之班，固瞠乎其後。小巫見大巫，則怯願誘之而來前。

與王合同

楚

先世賞後登科

影纓大府，發軔亨衢。千佛翹英，見謂探花之子。八僊名職，未爲摧茗之游。一箋先施，百拜後誦。某官精儲寶婺，學富青箱。師友萃於家庭，襟期渺乎湖海。藹竒響於斗以南之地，屬耳皆驚。收巍科於日

未東之天摘髻其易壽毋動歡顏於捧檄鄰翁不  
量分而答兒不妨浮湘而來暫主摘山之事未露  
厥穎已雷其聲預七十家筦庫之薦揚行推英轂  
闕百萬億蒼生之蘇息徑上蓬山如某其人何庸  
於世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  
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有年家之好肯來同從事  
之勞時乎相規恃以無恐平生習懶豈堪飄風草  
檄之忙暇日過從細和驟雨飛聲之句

山蘭若試茶歌驟雨飛聲入鼎來

劉禹錫



汝陽真天人，亶稱紗籠之選。先聲甚偉，吾黨有休。某官德望端莊，器識宏遠，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少也巍收於科第，澹然無異於布韋。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耻。向平津而少駐，甘爲綠水之遐征。翠竹蒼梧，喚起幕府三十年之夢。木蘭秋菊，要歌離騷二十三之章。况軍國之務方殷，而九閣之文如積。衆方含毫而莫斷，公定凝刃而不留。非惟使寮屬知溫石之高，且將致吾帥於羊杜之上。潭府甚淳古，暫煩婉畫之長。朝廷半老成，即聽召歸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謂於百瘡。僅收末效，官海方航於一葦。未識前津，廩乎來日之猶長。幸甚元寮之易事，訂金不吝。全璧可期，異姓視同姓之班。固瞠乎其在後，小巫見大巫，則怯願誘之而來前。

與王合同

楚

先世賞後登科

影纓大府發軔，亨衢千佛翹英。見謂探花之子，八僊名職未爲推茗之游。一箋先施，百拜後誦。某官精儲寶婺，學富青箱。師交萃於家庭，襟期渺乎湖海。藹奇響於斗以南之地，屬耳皆驚。收巍科於日

未東之天摘髭其易壽母動歡顏於捧檄鄰翁不  
量分而答兒不妨浮湘而來暫主摘山之事未露  
厥穎已雷其聲預七十家筦庫之薦揚行推英穀  
閎百萬億蒼生之蘇息徑上蓬山如其其人何庸  
於世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持直道  
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有年家之好肯來同從事  
之勞時乎相規恃以無恐平生習懶豈堪飄風草  
檄之忙暇日過從細和驟雨飛聲之句

山蘭若試茶歌驟雨飛聲入鼎來

劉

禹錫西





通黃簽判

疏榮帝闕贊畫侯藩秋水之依芙蓉公爲熱屬朝  
日之照首荷僕號冷官以判袂之年多乃盍簪之  
期近喜而不寐巧哉其逢共惟某官學問下聖處  
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骨蜚英壁海早稱江夏  
之無雙覓句湖山見謂陽春之寡和日方東已收  
於魏茅斗以南莫載其盛名振鐸芹宮道大遂鳶  
飛之樂鳴絃花縣官清任馬骨之高官譜愈出而  
愈竒學力隨試而隨效挺挺特立不阿珠履於侯  
門翩翩斜飛漫作紗籠之人物溫陵名爲佛國風  
物甲於閩陬况以西山先生之賢加以東巖公子  
之懿樽前有此客宜川涑而雲飛名下無虛人信  
鍾鳴而霜降氣類得之感召畫諾付之笑談當肯  
綦而刃無留過盤錯而器愈利行吟紫帽不妨養  
溫石之高入覲赤墀行即布嚴徐之武有如某者  
見謂斐然對策廣庭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  
陛乃罹疾聲大呼之讒肆求宗邱之冷官隨得翹  
材之化筆搗來倚席寒甚無羶若何免諸生嘲所  
恃有故人在才品有限敢當飄風草檄之長公暇  
相過共和細雨簷花之句

教授

臞軒

與潭州施教授

正坐橫經公方有味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池與其偕鴈鷺於簿書之塵孰若從魚鳶於名教之樂固知清濁不等所喜臭味則同某官早以文鳴紛其內美詞壇馳騁見稱一釣之連鰲舍選芬芳端是三年之走馬亦既振鐸於信水便合闊步於道山相君慘袂以願留執事掉頭而不住復挈絳帳來幸青衿登鄴侯之堂而訪遺書沉酣今古酌醪醑之酒而發孤唱彈壓山川風斤一運而無弃才丹砂九轉而蘇廢疾誰不願薦居然青剡之鼎來人亦有言貯以玉堂而後快如某者弱惟殖學貧亦賣文詞場曾被於百瘡僅收末效官海方航於一第未識前津雖平生之書癖難醫恐從此爲吏氛所蝕有師儒可以親炙庶公麼得所依歸想從容教載之餘皆畫諾笑談之助書生習懶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從游共和細雨簷花之句

與卜京教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  
之蓮池宦游清濁之雖殊官期先後之不遠敬裁  
鯉素往白鱸堂恭惟某官早以文鳴紛其內美曾  
次貯冰壺之瑤璧筆端垂金甌之琳琅學易通神  
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舍  
選文考科名茂業直上宜薇階之侍斜飛亦藜閣  
之遊惟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辟雍之側天下攀  
鱗附翼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遡紫之班皆由  
此選必得哲匠以主斯文肘後良方不惟授諸生  
速化之術心中有印抑將續正學未墜之傳多士  
填然附之先生自此升矣夾袋之紀人物簡注方  
新臺閣之繼諸公經綸可展某辛苦一策間關十  
年讀相牛之經分甘襍襖圓得鹿之夢誤綴簪裳  
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  
湘水正欲娛親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  
戍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未開若何免司敗誅所  
恃有師儒在矧才有限豈堪飄風草草之忙暇日  
游從共和細雨簷花之句

與葉教授

應輔

同年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  
之蓮池均是一第十年偃蹇不遇之人又非四海  
九州科第偶同之比何幸聯事而得論心恭惟某  
官文爛昭回氣融沆瀣口銜清議風六館之諸生  
心貫遺經東五傳於高閣人誦金薤琳琅之作家  
有玉杯蕃露之書固嘗一釣以連鰲見謂三年之  
走馬及丹墀之射策出素學以輸忠蓄川以淵源  
稱人擬爲在庭之首劉蕡以春秋對時忌其空臆  
之言旣而以師儒之尊屈而司筦庫之職豈日有  
三升醞之可戀不屑居卑雖筆扛百斛鼎而有餘  
亦甘小用歸至翹材之館下駭觀棄寶於道傍惟  
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辟雍之側天下攀鱗附翼  
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遡紫之班皆由此選必  
得哲匠以幸生徒興起斯文授韓歐單傳之印發  
明粹學續周程已遠之燈多士填然附之先生自  
此升矣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嚮焉紛嘉橘之  
栽今多成枳甚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爲茅正賴偉  
人力扶世道袞袞臺閣之上即展經綸班班方冊  
之間好看名節伏念某朱愚自信白朴無華少也  
勃乎負元龍湖海之氣今其老矣倦司馬山川之

遊頃年綠水之徘徊一旦白雲之悽愴三釜絕望  
百憂熏心使其有田之可耕粗足以飽亦當誓墓  
而不出了無所求爲貧所驅幸戍之及官旣無譜  
樣不入時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師儒在短才有  
限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從游共和細雨簷花  
之句此心所嚮與筆俱馳

長沙陳教授

頒綽宸庭橫經侯泮師儒重寄豈宜妄男子之代  
庖衿佩同詞所願行祕書之趣駕擊節爲學校賀  
馳書以姓名聞共惟某官瑞應德星之躔氣鍾縉  
雲之秀摘髭魏第早已快冲天之一飛掉臂詞場  
又不妨賦日之五色每篝燈於精舍暗合轍於聖  
賢士如衆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  
落落權門不然胡以蓬萊道山之英而乃甘於芹  
藻半水之樂惟長沙爲大都會在諸老有舊典刑  
遠而濂溪安定之燈煌煌不絕近則考亭南軒之  
印迤迤相傳必得大賢庶還舊觀丹砂九轉而蘇  
廢疾風斤一運而無棄材此執事之優爲不旬日  
而頓效但明光制草正有需大手筆之來恐中道  
鋒車寧不誤諸父兄之喜有如某者見謂斐然讀

相牛之經分甘襍種圓得鹿之夢偶綴簪纓來依  
蓮池苟營菽水比謨蒙於州檄俾暫攝於儒宮方  
將有親炙之榮敢僭叙交承之好折梅逢驛使之  
便謾送好音乘藻從多士之游願分清味

與李教授

父子

叨名黃甲獲偕名父子以同升備數碧油復有賢  
師儒而親炙盟好出於稠疊官期不相後先巧哉  
其逢喜甚欲舞共惟某官襟懷湖海師友家庭如  
蜀三蘇交臂授文章之印如吳二范傳心有名節  
之燈舍選芬芳科名爰業上駟領渥注之種並轡

驅馳威鳳引丹穴之雛同聲唱和六館指爲佳話  
一榜賀得其人維時新政之清明妙東一門之名  
勝關西夫子方橫帝學之經東閣郎君復振京庠  
之鐸師無異道文有齊盟不惟授諸生以場屋速  
化之方抑將起俗學於節義又頽之後靈丹九轉  
而無廢疾風斤一運而無棄長發揮班馬之史才  
匪伊可俟涵養呂韓之相業遠大相期如某其人  
何庸於世自一第之入手積百憂之熏心既不及  
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遲爲  
蓮幕之游已覺瓜期之過如聞哲匠來董率宮衆

方慙通其行謂有樞趨之便固知涇渭清濁之異  
所喜草木臭味之同於同年亦有情乎願追騏驎  
恐先生自此升矣不顧蟾蜍

回鄉友陳教授

鄉國有善士久矣定交瀟湘逢故人喜而欲舞謂  
必相孚於忘言之表胡爲從事於不情之恭豈技  
癢之使然抑勞謙之太甚共惟某人筆下無一點  
俗曾中有萬卷書飽司馬山川之游見稱名勝負  
元龍湖海之氣藐視公侯孺子皆已成名皇天豈  
無老眼少安毋躁大器晚成諒當燕居磅礴之時  
正養臚唱巍峩之望五十當富貴豈久淹焉九萬  
搏扶搖可坐致耳某拙於初筮巧矣相逢方將遣  
豚犬以就師更欲持魯魚而質惑不敢延於特榻  
姑自附於寶隣陳平夫豈長貧未爲弗遇王銜不  
言阿堵只可清談

回黃司法

疏榮宸陛司讞帥藩喬木世家久挹清風而起敬  
紅蓮幕府今依綠水以同游展慶阜遲先施倒置  
共惟某官雲霄闕閱冰雪丰標汪洋萬頃之波淵  
乎似道呼吸三山之秀暢而爲文早以徽聲騰于  
臚仕暮有祖之烈威得父之清胡屈英躔來游賓  
佐有一命者皆知及物素官可知持三尺者尤易  
活人陰功所繫必能援經以斷可以使民無冤素  
熟丹書好下平反之絲筆行膺剡牘要瀕潤色於  
青氈如某其人何庸於世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  
訐見排今復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  
而得偉人略相先後以之官庶可資緣而託契見  
似鄉人亦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回徐司理

疏榮宸宸司讞帥藩呂刑一卷書行展平生之素  
學長沙十萬戶將蒙陰德之平反未皇展慶於赫  
蹠先拜貽音於綠綺共惟某官少負麟兒之譽清  
涵鴈蕩之竒讀習典墳倚相之書可寶模倣盤誥  
昌黎之文蒲家早唾掌於千佛之經旋蜚聲於五  
色之捧儒雅之飾吏事纔露一斑資格之累人才



尚淹三語潭府不古銘甯至繁民黠而抵憲如歸  
吏饜而視文爲戲端藉敏手一洗羣冤參軍之杖  
凜然望而股栗孺子之榻下矣行以言揚某也不  
才學而後仕昔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  
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有英僚必  
出忠告之規俾宦官箴之戾一命皆思及物相與  
勉之同僚敢不盡心幸毋踈我

回陳司法

仰止德星喜託通家之好暗投明月恍驚橫道之  
珍陳義甚高拜嘉降嘆唯世祿之家鮮由禮爲大  
賢之子難其人鳳穴而長鳴鴉蘭畦而生蕭艾相  
誇純袴皆淪胥富貴之波細數衣冠誰克衍詩書  
之澤共惟某官夔考家慶傳瓜古靈咳唾成文陣  
馬風檣之敏快精神滿腹冰車雪柱之清高孝德  
質業於家庭蜚英騰茂於庠序姑自象賢而入仕  
不過寄徑以進身師元城看條貫之言首司法掾  
佩純仁輕祿食之訓忍離親旁力於翰墨以策勲  
束以冠裳而不住已攀名於鷄板尚點額於龍門  
綠衣侍養之餘鐵硯磨研之久黃金榜上便須趾  
美於世科白玉堂中更要增光於國典某聞名惟

舊締契方新每因得豚犬之遲常見羨麒麟之種  
士伯同寮之好實始自今太丘有子之賢願常過  
我

回司戶

出綉宸庭黻纓天府玉川春秋之學經世所關珠  
曹版籍之司得儒爲重臯遲展賀倒置先施共惟  
某官敏莫能追秀無可揀襟懷浩乎湖海師友萃  
其家庭經術精明早已束五傳於高閣才名超卓  
方將卧百尺之巍樓宦譜愈出而愈竒學力隨試  
而隨效肯來帝里少試民曹未甘俛首於簪裳必  
欲策勳於朱墨賓興充賦餘子盡避於一頭鑽換  
登名神人將易其隆鼻可大吾府須看獨班某之  
孤寒世所姍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鴈鷺之欺直氣  
填膺王恐犯蠶豺之謗滿眼莫爲之道地知心惟  
有於老天幸甚納交何以教我旣見君子則喜敬  
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